

伊 萨 克 斯

玛 丽 亚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伊 萨 克 斯
玛 丽 亚

朱景冬 沈根发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JORGE ISAACS
MARÍA

FONDO DE CULTURA ECONOMICA
MÉXICO, 1951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
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
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
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玛 丽 亚
Maliya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229,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0 $\frac{1}{4}$ 插页2

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198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4,800

书号 10019·3808

定价 1.90 元

译 本 序

长篇小说《玛丽亚》出版于一八六七年，它以激动人心的感伤情调，把当时拉丁美洲方兴未艾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推向了高潮。小说作者，哥伦比亚作家豪尔赫·伊萨克斯，因此赢得了“拉丁美洲最杰出的作家”的声誉。

豪尔赫·伊萨克斯于一八三七年四月一日生于哥伦比亚考卡省卡利城。父亲豪尔赫·恩里克·伊萨克斯，是皈依天主教的英国籍犹太人；母亲曼努埃拉·费雷斯是西班牙人后裔。伊萨克斯幼年时，家境富裕，生活舒适，受到良好的教育。一八四八年，他到首都波哥大上中学，直至一八五二年。伊萨克斯原想攻读医科，继续深造，但因父亲经商失利，家道中落，只得中途辍学，回到卡利。

伊萨克斯的青少年时代，正值独裁者何塞·玛丽亚·梅洛(1800—1861)当政时期。在梅洛的专制统治下，哥伦比亚政局动乱，百业凋敝，连年内战，民不聊生。一八五四年，年仅十六岁的伊萨克斯即作为曼努埃尔·特哈达上校的副官，参加了反对梅洛独裁政权的考卡战役和持续七个月之久的帕尔米拉之战。一八五五年，他认识了菲里莎·贡萨莱斯·乌玛尼娅，次年，与乌玛尼娅结婚。当时，他曾有志继承父业，弃政从商，但因政局动荡，未能如愿。一八六〇年，他又参加了反对莫斯科拉将军的卡利桥战役和马尼萨莱斯战役。同那个时代的许多政治家和知识

分子一样，这一次又一次的战斗洗礼，促使他萌生了民主思想。

那时，伊萨克斯住在安蒂奥基亚省省府，在那里结识了当时两位大诗人胡利奥·阿尔博莱达和格雷戈里奥·古铁雷斯·贡萨莱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一八六一年，父亲去世，伊萨克斯谨遵亡父遗命，返回家乡照管家业。然而，他却矢志写作，无意经商。两年后，由于不愿再应付琐碎的事务，遂将家业交给他的一个兄弟，一八六四年前往首都波哥大，开始他的诗人生活。

波哥大是哥伦比亚的文化中心，也是哥伦比亚的文学活动中心。当时，波哥大有个著名的文学沙龙——“莫塞伊科”文学茶会，是那时哥伦比亚文学界最重要的一个团体。伊萨克斯参加了“莫塞伊科”，在该团体的诗人们的帮助下，出版了他第一本作品《诗集》，获得很大成功。

伊萨克斯刚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又不得不返回考卡。此时，祖辈的家业几乎已荡然无存，他必须另谋生计，养活妻儿。恰好，政府当时正在卡斯蒂利亚和达瓜河沿岸修筑公路，他受聘为筑路督察。在此期间，他开始构思长篇小说《玛丽亚》，并且完成了前几章。一八六五年，他因操劳过度和气候恶劣，染上热病，不得不退職回乡，在风景优美的考卡河谷的庄园里，一边养病，一边继续《玛丽亚》的创作。一八六七年，《玛丽亚》问世，轰动哥伦比亚文坛，被同代的著名文学批评家保尔·格罗萨克誉为“美洲的诗篇”。

但是，此后伊萨克斯却几乎完全抛弃了文学创作，一度投身于政治活动。一八七二年，他又放弃了政治活动，和一个智利朋友合伙在卡利附近购买了一处庄园，幻想以此致富，重振家业。不料几个月后，他的智利朋友中途拆伙。他挣扎了两年，打了七年官司，几乎倾家荡产。此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学教育监察员、

负责地方公共教育的官员、《自由纲领报》主编、师范学校教师、士兵、政府秘书、《新世纪报》主编、起义军首领……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奋力拼搏，甘苦备尝。但是到了最后，依然两手空空，连公寓的房租都无力支付。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伊萨克斯与世长辞。

《玛丽亚》历来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浪漫主义小说最重要的代表作。它产生于拉丁美洲大地，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但是它的产生又受到欧洲特别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所以又带着一定的异域情调。它那浓厚的抒情意味，强烈的感情色彩以及感伤主义描写，和欧洲浪漫主义大师们的著名小说，如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圣皮埃尔的《保罗与维吉妮》、夏多布里盎的《阿达拉》等，可说是一脉相承的。

事实上，拉丁美洲的浪漫主义文学是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中的继续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成分。十八世纪后半叶，卢梭打破古典主义的束缚，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浪漫主义风格。他的小说《新爱洛伊丝》有对人类感情的热烈歌颂，有对人物内心痛苦的细致描写，有对作者自身的孤独和忧郁的深刻表露，也有对自然景色的绝妙描绘。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这种感情灼热、语言奔放、想象瑰丽的新型小说，给当时的拉丁美洲文学带来了新的气息。随后，其他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如圣皮埃尔的《保罗与维吉妮》、夏多布里盎的《阿达拉》等，也相继传入拉丁美洲。这类作品深深地打动了年轻的拉丁美洲作家的心灵，吸引着广大的青年读者，给了他们以新的思想营养和艺术感受；他们联想到本大陆宏伟壮丽的大自然，联想到本大陆的社会动乱和家庭悲

剧，联想到他们化成泡影的美好憧憬，自然就激发了创作的灵感和热情，产生了种种渴望和幻想。特别是到了一八三三年，雨果、拉马丁、拜伦和司各特等欧洲著名作家的作品，在拉丁美洲得到更加广泛的流传、评介和借鉴。同时，一些拉丁美洲作家或者到欧洲留学，或者流亡欧洲，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故乡，直接接触欧洲浪漫主义的作家和作品，直接受到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熏陶。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拉丁美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当然，拉丁美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有其自己的社会历史根源。十九世纪初，拉丁美洲爆发了历时二十几年的独立战争，推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对拉丁美洲人民的几百年的殖民统治，建立了一系列新兴的共和国。但是，这些共和国的统治者并没有实行民主制度，而是实行军事独裁，从而使国家重又陷入混乱状态。这个时期，有许多因素，例如刚刚结束的独立战争，正在燃烧的内战烽火，广大人民对民主自由的渴望，独裁者对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残酷镇压，知识界理想的破灭，以及随之产生的怀疑、失望和悲观情绪，拉丁美洲固有的原始、神秘、壮丽、优美的自然景色，等等，都为拉丁美洲的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和气候。

植根于拉丁美洲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和自然环境、并在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影响下而产生的拉丁美洲浪漫主义小说，具有多种多样的特点和倾向。其中，有充满澎湃的政治热情和斗争精神的，如阿根廷作家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的《屠场》和何塞·马莫尔的《阿马莉亚》；有怀着高度的自豪感表现印第安人的生活的，如厄瓜多尔作家胡安·莱昂·梅拉的《库曼达》；也有饶有兴味地描述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的，如多米尼加作家曼努

埃尔·德·赫苏斯·加尔万的《恩里基略》；等等。然而，长期以来被公认为拉丁美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的，则是伊萨克斯的《玛丽亚》。

跟许多浪漫主义小说一样，《玛丽亚》是用男主人公第一人称写成的。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主人公埃弗拉因和自幼丧母的表妹玛丽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友情十分深厚。埃弗拉因后离家去首都波哥大求学。六年后，埃弗拉因回到考卡河谷的美丽故乡，惊喜地看到，童年时代的女伴玛丽亚已出落成美丽娴静的少女。这一对青年在优美如画的田园式环境中产生了真挚热烈的爱情。正当这对情人沉醉在初恋的幸福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玛丽亚因母亲的遗传，突然癫痫病发作。埃弗拉因父亲担心爱情的激动会加重她的病情，遂决定依旧送埃弗拉因去伦敦深造。情人远离，反而加重了她的病情。当埃弗拉因闻讯从伦敦赶回家中，玛丽亚已经抱恨长逝。

这部小说带有自传性质，作者在小说中回忆了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伊萨克斯本人的爱情是幸福的，婚姻是美满的。然而，在他的笔下，玛丽亚和埃弗拉因得到的不是幸福，而是痛苦。那是因为，在伊萨克斯的一生中，只有爱情和婚姻是美满的，此外却都是辛酸、艰难和失望。他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在严酷无情的现实生活面前一一破灭。他正是怀着这么一种甘苦掺半的心情，把爱情和青春当作人生来描写，既写出人生的欢乐和幸福，又写出人生的痛苦和不幸。他也正是怀着同样的心情，着力描述男女主人公对纯洁、朴素、真挚的爱情的强烈追求，借以抒发他对理想世界执着的向往和热烈的追求。这种热烈的追求贯穿全书，即使在玛丽亚离开人世以后，作者仍

02263

借主人公之口表述着他的理想：

“我梦见玛丽亚已经做了我的妻子——这个极为纯洁的幻梦，曾经是、也应该永远是我心灵中唯一的欢乐……”

埃弗拉因在玛丽亚坟前祭奠后，正要走上新的人生征途，那个为他俩的爱情带来阴影的不祥之鸟，又发出它那可怕的叫声。埃弗拉因预感到在新的追求的道路上会碰到艰难险阻，然而，他还是“拍马沿着寂静的大草原疾驰而去”。对理想的追求，这是浪漫主义作品的主要特征，《玛丽亚》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精髓。

作为一部浪漫主义小说，《玛丽亚》在描写主人公感伤主义的恋爱故事，抒发他们对理想爱情的追求的同时，在其他的情节上，也表现了欧洲浪漫派小说所表现的理想主义倾向。不难看出，作者竭力想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揭示人类的崇高精神和内心世界的美，借助他刻画的形象和安排的情节，向读者表达他对生活、对人类、对世间一切美好思想和精神所怀有的无限深情。例如小说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表现庄园主对奴隶和雇工们的宽厚和真诚，描述了庄园主父子同奴隶、雇工们平等交谈、亲热相处、打趣逗乐、欢笑歌舞的场面，反映了作者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当然，这是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乌托邦式的空想，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这种空想早已“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事实上，在《玛丽亚》写作和出版的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哥伦比亚正处于独裁专制统治下，民主遭蹂躏，自由被禁锢，平等受践踏，阶级压迫和剥削日深一日，哪有如此的理想王国？然而，正因为他的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破灭了，他才在自己的作品中以浪漫主义的笔调，寄托他建立理想社会的幻想。

《玛丽亚》被后世誉为“真正的艺术品”，是当之无愧的。首先，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女主人公玛丽亚的形象。玛丽亚是个出身贫困的犹太姑娘，三岁丧母，继而被父亲抛下，由亲戚抚养成人。虽说在亲戚家她受到抚爱，但幼小心灵受到的创伤是难以平复的。她敏感地觉得自己得到的爱，其中更多地是怜悯，她毕竟是个寄人篱下的孤儿。在玛丽亚感到最痛苦的时刻，她就禁不住喊出：“唉！我现在没有母亲，该怎么办哪！”这是多么凄切的叹息，她终于把多少年来郁积在心头的哀伤，毫不掩饰地吐露出来了。正因为如此，这个纯洁美丽的姑娘，从小就孱弱、善感、郁郁寡欢，心中似乎总是充满着痛苦。这种悲剧的性格，从小说一开始就表现得十分充分。埃弗拉因离家去波哥大求学，告别时，别的人都打开感情的闸门，发泄依依惜别之情，惟独玛丽亚谦卑地等着，轮到她同他告别时，“她啜嚅地道着别，一边将她那红润的面颊贴在他因初尝痛苦而变得冰凉的脸上”。她只能将灼热的感情埋在心底。寥寥数语，将玛丽亚内心的孤寂、悲哀和隐痛表露无遗。

玛丽亚刚刚尝到初恋的幸福，癫痫病就给了她致命的打击。她顿时坠入痛苦的深渊，万念俱灰。从此，她不得不更加处处安于命运，事事克制自己的感情，纵有满腔心事，惟有暗暗落泪。玛丽亚的言谈举止，目光神态，乃至一颦一笑，无不透出隐忍的苦楚，作者笔下的玛丽亚，简直就是痛苦与哀伤的化身，即使在热恋中，她的心灵也似乎蒙着一层痛苦的阴影。

埃弗拉因远去伦敦之后，玛丽亚病情日重，伤感情绪愈见强烈，她神思恍惚，幻觉重重。目睹房间空荡，瓶花凋零，不禁想起当初幸福的会面、深情的倾吐、依依不舍的别离、热切的盼望、久别的惆怅，忧伤的泪水如泉涌一般。这一切今天看来不免过分

伤感，似乎有些消极，但是它却真实地反映了处于动荡时代的哥伦比亚年轻一代内心的痛苦、惆怅和不安，难怪小说出版后，在年轻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激起了深挚的同情和共鸣。在当时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玛丽亚这样一个感伤主义的形象，是一个崭新的、感人的文学典型，标志着拉丁美洲浪漫主义运动中的感伤主义风格的诞生。

男主人公埃弗拉因同样是个成功的、感人的艺术形象。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一个心地善良、感情真挚、热爱生活、追求理想的青年，是富有浪漫主义气质的理想人物。埃弗拉因虽然也是个多愁善感的感伤主义的形象，然而，作者更多的是表现他对爱情和理想的忠诚和追求。他爱不幸的表妹，为了她，他不惜以一生的眼泪去换取她一日的幸福；玛丽亚癫痫病发作，生命受到严重威胁，而他对她的爱情却始终如一，毫不动摇。

伊萨克斯描写男女主人公爱情的热烈、缠绵、执着、深沉，既不借助于冲动的、狂热的动作，也不借助于人物慷慨激昂、发誓赌咒的夸张语言，而是运用一种牧歌般的笔调，自然而然地、朴实无华地表露人物内心的思想感情。这正是作者塑造和刻画人物的成功之处。

作品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笼罩全书的感伤主义气氛。伊萨克斯无论在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抒发作者自己的感受，还是描写周围环境和自然景色，几乎无处不流露出强烈的感伤情绪。玛丽亚死后，埃弗拉因返归故里去凭吊她的故宅，作品里是这样描写他途中的心情的：

“我已经听见萨巴莱塔斯河奔流的轰鸣，望见柳树的梢头。我爬到小山顶停下脚步。两年前，也是在这样的傍晚——那时，它和我的幸福息息相通，如今，却对我的悲痛无动于衷——

我就是从这里望见了 我怀着灼热的爱情殷切期待的房子的灯光。玛丽亚就在那里……而今房子已经关闭，四周变得寂静无声。那时，我们的爱情刚刚萌芽，如今却已经枯萎绝望！那里，在离蔓生野草开始封没的小径不几步远的地方，那块在那些幸福的黄昏我们曾多次并肩坐着读书的宽大岩石依然如故。我终于走进那座我们倾吐爱情的花园：鸽子和画眉在桔树的叶丛中拍打着翅膀，唧唧咕咕地低声鸣叫：习习轻风把枯叶吹撒在台阶上。”

在这里，作者笔下的景物已不是一种单纯的陪衬，而是已经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融为一体，与主人公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

《玛丽亚》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是景物描写中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浪漫主义作家都崇尚描写自然景物，抒发自己对大自然的感受，突出人与自然在感情上的共鸣，使景物拟人化，或使之成为精神境界的某种象征。在这部作品中，那连绵不绝的高山峻岭，那绿草如茵的坡地平川，那深夜里的纵马疾驰，那密林中猎虎的惊险场面，都向人们展现着美洲苍茫神秘的大自然奇观。但伊萨克斯所注意的并不仅仅是大自然本身，他更为注意的是大自然中的人，请看那乡村风俗的婚礼，那纵情狂欢的舞会，那亲密无间的友谊，还有那游子对故乡的思念，处处向读者证明，生活在大自然怀抱里的人们都具有纯真无邪的天然风貌。这种情景交融的心理描写，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作品的最后一个特点，是作者成功地运用了象征的手法。玫瑰在西方文学中从来就是爱情的象征，但是象伊萨克斯那样娴熟而巧妙地用来作为一种象征手段，却是不多见的。在《玛丽亚》中，玫瑰象征着埃弗拉因和玛丽亚的爱情，象征着他们爱情的纯洁、真挚和美好，玫瑰的荣枯紧密地联系着他们爱情的

成败。

埃弗拉因卧室的窗前栽着一株玫瑰，“繁花似锦的玫瑰从窗口探进来，恰好点缀着桌面”；埃弗拉因洗澡时，“水面上漂着”玛丽亚采摘的“不可胜数的玫瑰花”，散发出沁人的芳香；埃弗拉因和玛丽亚置身在美丽的玫瑰丛中，沉浸在爱情醉人的幸福里。当他们的爱情遇到挫折、受到威胁时，“窗前的玫瑰颤巍巍地抖动着，似乎害怕被无情的疾风吹落卷走”；当他俩远隔重洋，苦苦相思时，插在花瓶里的玫瑰“已经枯萎，慢慢地缩进瓶里去”。

乌鸦之类的不祥之鸟也是国内外许多文学作品经常使用的象征手段。正如玫瑰始终伴随着埃弗拉因和玛丽亚一样，那只该死的黑鸟也始终象幽灵一般出没在他们的左右，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爱情，预示着他们不幸的命运。玛丽亚病危时，在一个凄风苦雨之夜，黑鸟从埃弗拉因的额前一掠而过；当埃弗拉因家中遭受不幸，他俩的爱情处境不妙的时候，一天夜里，又是那只黑鸟“发出一声尖叫，腾空而起，掠过玛丽亚的头顶，把灯顿时扑灭”。小说结束时，埃弗拉因到玛丽亚坟前凭吊后，刚要走上新的理想道路，那只黑鸟又跟踪飞来，停在十字架的横梁上，“扑煽着翅膀”，“重复着它那可怕的叫声”。

一个是使人心醉神迷的玫瑰，一个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黑鸟；一个象征爱情，一个代表厄运，这两者反复地交替出现，构成了伊萨克斯在《玛丽亚》一书中完整的艺术构思，象征着男女主人公一生的悲剧，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毋庸讳言，伊萨克斯在继承欧洲浪漫主义的优秀的传统的同时，也从欧洲浪漫主义小说中吸收了某些糟粕。他在《玛丽亚》中也用了不少篇幅描写庄园主对奴隶、雇工们的宽厚和真诚，主仆之间的平等互爱、亲如手足等，这就美化了当时的社会制度。

此外，作品对自然景色的描写有时过于细碎、繁琐，显得疏密失当；有些人物的对话略嫌冗长，读来乏味；几处与主要情节关系不大的次要情节写得太细太长，冲淡了故事主线的气氛。然而，这些缺陷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评价，《玛丽亚》已被公认为拉丁美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作，是拉丁美洲文学的骄傲。

译 者

我离家被送到洛伦索·玛丽亚·列拉斯博士开办的中学就读时，还是个孩子。学校在波哥大创办才几年，然而，当时在全共和国境内已经遐迩闻名。

临行前夕，全家团聚话别之后，我的姐姐走进我的卧室，默默地从我头上剪下一绺青丝。她一句亲热的话也没说，因为她早已泣不成声；转身离开时，她的几颗泪珠已从我的脖颈上滚落下来。

我哽哽咽咽地入了睡，似乎隐隐约约预感到日后可能要遭罹的诸多不幸。那些从一个孩子头上剪去的秀发，那种在生命力如此旺盛之际就表现出来的爱对死亡的戒备，使我的灵魂在梦中神游了我在朦胧中度过一生中最幸福时刻的一切地方。

翌日清晨，父亲将母亲的双臂从我那洒满泪水的头上挪开；姐妹们在跟我道别时，用她们的亲吻抹去了这些泪水。玛丽亚谦卑地等着，轮到她同我告别时，她啜嚅地道着别，一边将她那红润的面颊贴在我因初尝痛苦而变得冰凉的脸上。

几分钟后，我随父亲出发了。他始终躲避着我的目光，竭力不让我瞥见他的脸。我们的马走上卵石累累的小径，纷乱的马蹄声湮没了我最后的啜泣。我们的右边是萨巴莱塔斯河，它那淙淙的流水声一时也变得低沉起来。我们刚要绕过一座小山

包——离家门不远有几座这样的小山头，凡有所盼望的人从那些小山上下来，从家门口就可以一眼眺见——时，我回首远望家门，寻觅我最亲爱的人儿，玛丽亚依然伫立在我母亲卧室窗前的藤萝架下。

二

六年过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八月末，我怀着对故土的眷恋，返回家乡。这是最后一天的路程了。我趁着芳香四溢的夏日清晨兼程赶路。天空碧蓝清澈：极目东望，只见那些依然迷迷蒙蒙的巍峨群山之间，浮动着一朵金色的云彩，仿佛几方被一阵爱情的气息吹得悠悠飘浮的女舞蹈家的蒙头纱；回首眺望南天，夜里遮蔽着远方山峦的雾霭，依然在苍穹下依依飘荡，流连忘返。在溪水纵横，绿草如茵的原野上，不时走过一群群美丽的牛，阻拦我涉过小溪。这些牛群正离开它们的栖息地，朝水塘或龙牙花竞芳斗艳、无果树绿荫葱茏的小径走去。我的目光贪婪地盯着那被古老箭竹林半遮着视线的地方，盯着那些我六年前忍痛抛下正直和至爱的人们的庄园。此时此刻，令我心醉神荡的不是钢琴奏出的咏叹调……我呼吸着的清香是如此的沁人心脾，足可以和她那华丽服饰上散发出来的香气媲美；那些无名鸟儿如此悠扬的啼啭，伴着我的心房搏动！

面对眼前如此美妙的景色，我简直惊呆了。我曾以为对它的记忆始终保存在我的脑海中呢，因为我的某些使我的同窗好友们拍案称绝的诗章，至今在我的头脑中还留着淡淡的色彩。这

就仿佛在一间华灯通明，荡漾着愉快的旋律，弥漫着各种浓郁的芳香，回响着妖娆的女人们衣衫裙裾的窸窣声的舞厅里，我们遇到了在十八岁这种年头所梦想的那种美人：她那一闪即逝的秋波烧灼着我们的额头；她那娇滴滴的声音，霎时间，使得其他一切传入我们耳畔的声音都相形见绌，黯然失色；所到之处，她身上的鲜花，在身后留下缕缕令人难以捉摸的馨香。于是，我们便陷入心醉神迷，身软骨酥的境地：一时间，我们的声音不由自主，我们的耳朵听不见她的声音，我们的目光也不听使唤；然而一俟神志清醒，过了几个小时，她的情影重又回到我们的脑海中，这时，我们便情不自禁地低声吟唱赞美她的颂歌。正是这个女人，连带她的声调、她的目光、她那走在地毯上的轻盈步履，这一切的本身，就是世人也许会以为是理想的赞歌。考卡的天穹、地平线、草原、峰峦也正是如此，使得观赏它们的人无一不为之惊得目瞪口呆。造物主创造的美不能同时受到观赏和歌唱：因记忆不忠而变得苍白的它们必须重新回到心灵中去。

黄昏落日前，我已经望见座落在山麓上的我父母的白色住宅。我一边朝家走去，一边用急切的目光默数着那一簇簇的杨柳和甜橙树。不一会儿，我透过那些树木，望见从各个房间里射出的灯光来。

我终于吸呼到从小看它成长起来的小果园那永难忘却的气息。我那坐骑的蹄铁踏上庭院的石铺地面，踩出点点火花。这时，一声难以言状的叫喊传入我的耳中，那是我母亲的声音：她一把将我紧紧搂在怀里，把我的头贴在她的胸前，顿时，我的眼睛感到一阵模糊：那是一种使纯洁幼稚的天性感动激奋的至高无上的幸福感。

我竭力辨认着站在我面前的姐妹们；当初我离家时，她们还